鐘聲又再響起

我和阿杰都是暨南大學的學生，我們來到了這個學校以後，發現附近有好多好玩的地方可以去遊山玩水，一到週末，我和阿杰就到埔里附近去玩，第一年，我們只有腳踏車，第二年，我們都有了機車，出遊的範圍就越來越廣了。

有一天，我們來到了一個叫做倒影村的地方，忽然看到一個殘破的路標，路標指的地方是天籟村，現在是民國一百五十年，天籟村已經是被政府宣佈永遠歸還給大自然了。我們都知道，過去天籟村是有人住的，可是一次大地震震鬆了那裡的土質，以後每逢颱風或豪雨，就會有大規模的山崩和土石流災害，居民也就陸陸續續地搬離這個地方，三年前，最後一批居民離開了這個村，政府就宣佈天籟村不能再有人住了。政府切斷了水電，也在道路上設置了路障，從此天籟村就沒有人住了。

就因為那裡沒有人住，我和阿杰卻更想進去看看，道路雖然已經不能讓車子走，但是縣一八九號公路仍然可以步行，我們決定將機車停在一個隱密的地方，沿著一八九號道路走進去。

這條道路兩旁大樹成蔭，一邊是山，一邊是一條小溪，偶爾可以看到一些被廢棄的房屋，這些房屋外面都長滿了綠色的爬藤，有些園子裡還可以看到當年人坐的椅子，有一次我們還看到了一輛生了鏽的機車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我們不懂我們為什麼膽子這麼大，走了一個半小時，一個人也看不到，連一隻狗都沒有看到，倒是看到了各種的鳥，也看到了不少野兔，阿杰聲稱他驚鴻一瞥地看到一頭山豬。

走了二個小時，我們終於到了天籟村，顯然，這裡曾經熱鬧過，我們看到派出所、衛生所、一些小店、一所小學、一些住家和一座教堂，我和阿杰這時才感到一點不安。看到這些倒坍的房屋，又看不到一個人影，總使我們兩個人想到一些科幻電影裡的情節。當然我們兩個都不願意講，我們強顏歡笑地四處看看，也拿了照相機照了一些相片。

在我們要打道回府的時候，忽然看到一間屋子裡居然有一位老先生住在裡面，這位老伯伯衣服很整齊，頭髮梳得很好，鬍子也刮得很乾淨，他看到我們，極為高興，因為他已經好久沒有見到人了。

老先生是電機工程師退休的，他說他小的時候生長在這裡，國中一年級隨著父母到了台北，從此揮別了這個鄉下，在台北落地生根，他的學業很順利，進入電機系，做了一輩子有關電機的工作，家庭也很美滿。兩個兒子，一個兒子在美國，一個兒子在大陸，兩個人都全心全意地發展事業，無法常常和他見面，他的老伴在兩年前去世，大約一個月以前，他忽發奇想，找人將這裡的舊房子整修了一下，又回到這裡來住了。

老先生帶我們四處去張望，他顯然對這裡的一草一木，都嚮往不已，他告訴我，他永遠也忘不了那所小學，這所小學雖然有些改變，但改變得不大，現在當然是雜草叢生，但是房舍仍在。大多數的小學校舍都很制式化，但這座校舍卻很雅，牆壁是磨石子的，每根柱子都嵌入紅色的石子，一望就想起原住民的藝術。老伯伯告訴我們這是大地震以後的建築，特別美。

我們走到了那座教堂，教堂是紅磚造的，教堂外面有一個很高的架子，架子上有一座鐘，我和阿杰大喜過望，搶著去搖動繩子來敲鐘，鐘聲清脆無比，而且好像可以傳得好遠，這種在山谷中打鐘的動作，僅僅在夢裡夢到過，我和阿杰都為了能夠敲鐘而興奮不已。

老伯伯告訴我們，這座鐘過去是不能亂打的，因為當年，這座鐘是用來傳遞信息的，有人生孩子，鐘敲十下，有人去世，鐘敲十二下，有人生重病，快去世了，鐘敲十七下，意思是大家應該為他的靈魂祈禱。鐘敲八下，大概是叫大家來開會，鐘敲十一下，是叫大家來望彌撒，至於每天黃昏的時候，鐘聲是要大家靜下心來晚禱。

老伯伯小時候對鐘聲沒有什麼感覺，只覺得好玩，他記得有一次晚上鐘聲響了，他的媽媽聽了鐘聲以後，就走到村子裡一戶人家去，因為她知道有一位老太太要去世了。她必須去安慰起老太太的家人。

可是他離開這個村子以後，卻又懷念這個鐘聲了，因為鐘聲代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懷。在這個村子裡，誰都認識誰，所謂雞犬相聞也。村民們相互分享大家的喜樂，也分擔大家的憂傷。他在台北，住在一個公寓，隔壁住的是誰，他常常弄不清楚。鄰居搬走了，他也不知道。這麼多年來，他一直懷念著這個鐘聲，因為鐘聲代表一個互相關懷的社會。他說他曾經感覺過互相關懷的滋味，老了以後，越發懷念這種感覺。

我和阿杰不約而同地告訴老伯伯，我們知道如何進來，我們以後有空，一定會再來看看他的，老伯伯卻說他可能在短期內要離開了。

太陽快下山，老伯伯催我們離開。他說我們必須在天黑之前走回倒影村，他說萬一迷路，就沿著河往低處走，一定會走回文明的。我們只好走了。

走了約十分鐘以後，忽然鐘聲又再響起，這次我們數了一下，鐘聲一共是十七下，我們都記得，這表示有人病重，已經快去世了。阿杰說，怪不得老伯伯說他快離開了。所謂落葉歸根也。

我們兩個人，大概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那代表著互相關懷的鐘聲。前些日子，有一位同學出了車禍，我們一起去醫院看他，有好一陣子，他都在昏迷之中，我們平時嘻嘻哈哈的同學們，現在都很擔心地等著他醒過來。阿杰和我都在場，他悄悄地問我一句話：「老李，你有沒有聽到鐘聲又響起了。」我告訴他，我也聽到了。事實上，我們都發現，只要我們關懷別人，天籟村的鐘聲就會響起。

我們曾經又去倒影村一次，但我們找不到天籟村的入口了，雖然天籟村永遠消失了，但我和阿杰卻一直常常聽到那裡的鐘聲，因為我們知道天籟村鐘聲深刻而特殊的意義。